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  
第十二回 未神機畹香游雪嶺 遭火劫秋鶴寄金貲

卻說畹香當夜要問母親說出恩人的緣故，孔夫人道：「你當病重時候，什麼都不知道。有名的大夫都請到，皆說小姐的病不中用了，請辦後事罷。我那時實在沒得法了，求神問卜也沒效驗。又去請乩仙問問吉凶，他寫了四句乩語，如今這乩語還擱在抽屜子裡呢。」畹香道：「我去取來看看，到底說的怎麼？」就攜了燈去取來一看，見前兩句大約說的自己，他說：「仙草國香，是說的蘭花，我難道是真有些來歷麼？」孔夫人道：「你生出來手心裡本來有這個蘭花紋，後來不知怎樣隱了。大約是神仙地方的蘭花轉世。」畹香笑道：「經霜墮紈，是不吉之兆，不知後來應不應呢？但是現在也算經霜的了，不過未算墮紈。將來若應了這兩個字，真是了不得。」又看下面兩句，說：「要仙鶴的肌肉，阿呀，阿彌陀佛，這是怎麼說起，鶴肉還可以弄來？仙鶴那裡能得的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為了這個東西，萬分為難。次日早上來了一個頭陀說能治這病。他來看了一看，診診脈，不知念些什麼。我但聽見他離恨天十七年六個字，其餘通不知是什麼混話。他給一包藥，說是結鹽丸，要男子心頭肉一錢同煎。」畹香道：「怎麼結鹽丸，我們的遭際恐怕是缺陷呢。」孔夫人道：「我道和尚必要索謝，豈知那和尚並不要謝，出了門就不見了。大家說菩薩化身，必然有救。我就願出重價買男人的肉，那裡肯割，我就急得要死。恰正你的女婿來辭別要進京，我就宛轉同他商量，他非但不肯，倒嘔氣得狠，就走了。這個時候真叫我束手無策。只得眼睜睜待你死，你死了我打諒也死。豈知到了明日，來了一人，就是送銀十五兩在我家住了幾天的表兄。」小姐心裡怔了一怔，眼圈兒紅了紅，又問道：「表兄怎麼知道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那裡是表兄，我也並不認得的，恐怕你病裡傷感，他叫我瞞著你的。」小姐道：「他到底是誰？怎麼樣救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他說得了一夢有個頭陀說畹香小姐是你前生的主人，他現在病得狠哩，你去望望他。大約和尚就是送丸藥的菩薩，報信與他的。他本來要來訪訪你，得了這個夢，當了真，星夜就趕了來，見了我，他已曉得你病了，我就告訴他要男子胸肉的一節。啊呀，這個人實在好呢，他說我承小姐看得起，也是一生的知己，我不救誰救他，就捨身把肉割來給你煎藥。他痛得死去，你吃了藥就好了，他也就去了。你道這個人是誰？」畹香小姐聽了這些話，已經蕩氣迴腸，淚如綆縈。孔夫人說道：「他就是寄詩來的韓秋鶴，不曉得他到肯這樣的多情待你，今生是恐怕不能報的了。」小姐聽了就嗚嗚咽咽的哭出聲來，孔夫人也哭了。王奶奶在隔壁聽得了，走了過來，小姐已到房裡去了。孔夫人正在收拾庭心裡的東西，開了門，笑說道：「這時候還來？」王奶奶道：「我聽見小姐哭聲，怕是你委屈了他，所以來勸勸。」孔夫人道：「多謝費心，他想他老子哭的，並不是委屈了他。」小姐聽了想老子一句，又增了一層傷感，就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王奶奶見並非他故，也就去了。孔夫人關了門，走進房來，見小姐哭得淚人兒似的，因勉強勸道：「我兒且不要哭，放著身子在世上，報恩的日子多著呢。姑俟將來，再作道理。我兒身體要緊，哭壞了，叫韓公子知道如何過得去。他本來要我們好，為了這件事有三長兩短，到辜負他見愛的真心了。」小姐總是傷心，停了一回，漸漸地止了哭。時候已晚，母女彼此安寢。這一夜小姐翻來覆去，左思右想，感激之思，與那流離之況，齊上心來。因想我自從沒了父親，嫡母又早去世，剩此孤雛寡鵠，舉目無親，家室蕭條，飄零遷徙。雖已許字賈氏，看他這等光景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。況堂上的靈柩尚厝蘇州，沒得地方找處墳墓，這樁心事，最是難酬。秋鶴這個人不過賞識他一詩，並無肺腑摯愛，他就這等感激，許為同心，引為知己。肯捨肌膚之愛，為我療病，天下如此之人，再到那裡去尋，只願他得了意，將來再同他見一見，談談心，要他也知道感激的意思。可惜當時都瞞了我，不能同他剖訴剖訴這個意思。如今天南地北，除非夢裡再會呢。小姐只願這樣的想，愈覺坐臥不安，就取一本《紅樓夢》看了一回。恰是林如海死後鸞鴛從揚州重到榮國府，在房中憶親一回，因歎道：「鸞鴛鸞鴛，我是同你的命一樣了。我雖還有一個寡母，然這般境遇，連一個丫頭也沒得差使。你有紫鵲、雪雁服侍，老祖宗鍾愛，姊妹們談笑，更有知心著意的寶玉體貼體貼，又不少吃，又不少穿。我畹香僅母女二人，貧苦艱辛，淒涼憔悴，這般看起來，還不如你呢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落下淚，也不看書了。聽外邊已是四更，小姐只得御了妝睡覺。次日起來梳洗了，覺得呆呆的，孔夫人怕他復病，要他門前立立，散散心。小姐立了一立，也就進來讀書。看到惜春畫圖一節，因想道我從來不曾學過畫，這回沒得事，何不學學，倒也是解悶的法兒，但不知有什麼畫譜看看，因回了母親要去辦些學畫的東西，孔夫人道：「那裡去找呢？我去叫王奶奶家的小廝來你問問他。」遂走過去向王奶奶說了，招了過來。那小廝叫龍吉，只得十四五歲，畹香問道：「這裡有沒有筆店顏料店？」龍吉道：「都在大街上文星堂書舖子，隔壁有筆店的，顏料也在對門賣紙頭的店裡。」畹香想了一想道：「我寫兩個紙條兒給你，給你七百錢，同我去照這字條兒上買些顏料來。」再道：「六七枝畫筆，也照這紙條兒上買。再問書舖子裡要一張書目仿單來。」龍吉道：「書目仿單我沒聽見過，恐怕他沒有的。」畹香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你照我的話向他說，他必定有的，回來我給錢你買果子吃。」龍吉答應著，笑嘻嘻的去了。停了一回，小姐正吃畢午飯，龍吉已回，把買來的東西都交代了，倒一些不差，尚多二十幾個錢。仿單也給小姐看，說他沒有刻過的仿單，這是抄的，他不認識我，先不肯借，後來我叫一個雜貨舖的學生，便央他去借，倒肯了。他說就要拿來的，要買就照這上頭有的書開個字條兒，他好送來當面講價的。畹香笑道：「好孩子，倒明白，就把這個多的錢給你罷。」龍吉笑笑嘻嘻的拿了，笑道：「姑娘叫我好孩子，我要叫姑娘母親呢。」畹香紅了臉，笑罵道：「人家抬舉你，你就沒規矩，你站著，等我把書名寫出來，你就去叫他送來。」小姐就照單上開了《芥子園》及名人畫譜，又買詩詞選及各種閒書，給龍吉送去。等了好一回，書舖人方把書子送來，畹香細細翻了一遍，又挑去幾種。孔夫人凡見女兒買書是不禁的，大約這回買了十一二種，價值尚廉，畹香又講了一回，彼此交易，書舖子人去了。

自此畹香看書、學畫、吟詩、填詞，有時做做針線，光陰易過，已是黃菊開殘，丹楓蒸爛，十月初六了。孔夫人尚望賈倚玉高捷，豈知倚玉進了京，因鬧相公鬧出一場大禍。當時有一個闊相公與一個大員的公子極好，賈相公也賞識了，爭起風來。你想一個窮秀才如何能同他比較，後來覺得事事都減色起來，這個相公便看他底細，漸漸的加以冷眼，他就遷怒在相公身上，召了一班混混去打架。公子不依起來，立請坊官將賈倚玉拘獲，說他是讀書敗類，革了功名，拘到刑部裡去審訊。倚玉尚不知哀懇，出言挺撞，堂官大怒。恰值混混中有一人被強盜牽涉，堂官得了賄，遂說與盜為群，辦他一個拘禁三年的罪。此信傳到孔夫人處，大為悲痛，小姐歎了一口氣，不說一句話兒，悶悶的睡了。孔夫人知道他心事，不便再說。畹香自此以後，抑鬱無聊，在母親前雖是有說有笑，或畫些冊頁給母親看看，背人時總是憂深慮重。自念我畹香何以命苦如此，有這個韓秋鶴，偏他有了妻子，賈倚玉年少無妻，又是這樣的。即使將來出罪，又不知靠得住靠不住。想到這裡，不僅淚涔涔。又想到：這裡梅花嶺史公祠的簽極靈，他是明季的忠臣。我畹香遭際艱難，彷彿相似，必當氣類相通，我何不前去問問終身，再定後計？主意已定，因與母親說了，孔夫人道：「好是好的，我與你同去方妙。」畹香道：「就叫王奶奶家的龍吉同去更妙。」孔夫人道：「且去招他來問問多少路。」遂親去招了龍吉來。小姐當面詢問龍吉，龍吉笑嘻嘻的向孔夫人道：「奶奶你可看見東半邊一個山麼？這就是梅花嶺，上頭有一個墳，我娘老子說這個墳上的史閣老，還是我們的老親呢。」孔夫人、小姐皆笑了，龍吉道：「奶奶小姐莫笑，這是真的呢。他領了四支兵，同一個福皇帝選到我們家裡坐一回子。這個皇帝坐的凳兒，有五福來朝的花墊子，先前我們還藏的好好的，這回子不見了。」小姐笑道：「我不問你別的，問你到那邊多遠？」龍吉道：「到東市梢過去，經過土地祠，就山下了，大約三里地。」孔夫人道：「你明早叫兩乘轎子來，就領我們同去，你同你王奶奶說一聲，我給你一百錢。」龍吉說：「是頑，有怎麼不高興的？」就約定子，回去同主婦說了，再給一個信來。豈知夜裡下了一寸雪，天明就止了。

次日僱了兩乘轎，孔夫人、小姐梳洗畢，吃早飯，由龍吉領了一同從下街一路前去。到街上亦有茶館店舖，後邊臨河到了那邊，尚未及午。果然是高岡疊秀，如入畫圖，一直徑抵墓前下轎。其時正是小春，南方地熱，梅花的小蕊瓊珠，綴著雪在上頭，天然可愛。母女先赴祠中見楹聯極多，有一聯云：

生有自來文信國，死而後已武鄉侯。

相傳閩部之母夢文山來投生，遂生史忠正，故有「文信國」三字，旁又有一聯，係其後裔史道台手筆。聯語云：

殘局泣孤臣，讀奏革終篇，猶見行間含血淚。

溯源同一脈，幸梅花無恙，又從亂後拜忠靈。

祠內有史公神像，旁邊兩聯，某太守聯，上聯不佳，下聯云：過墟揮熱淚，梅花萬樹不知寒。晚香擊節道：「好個不知寒，把這熱字烘托得極透。」又有一聯云：

數點梅花亡國淚，二分明月故臣心。

母女二人看了一番，早有守祠的香火送上茶來。略問一番套語，孔夫人命點子香燭，母女叩拜。小姐默默禱告，淚眼盈盈，願祝母親長壽，自己終身有托。孔夫人先求一籤，那籤只有籤詩，並無上中箋注明，其語云：

既經風雪更水霜，保護靈山第一芳。只恐虎金逢馬木，平生辛苦為誰忙？

小姐看了這四句解不出來，心中疑惑，孔夫人道：「籤兆可定可不定的，何必思索，你也求罷。」小姐因又磕了一個頭，求得一籤，亦有四句云：

盡是前生未了緣，艱難性命莫輕捐。風塵好重明珠價，夢醒重歸離恨天。

小姐見了這四句細細繙譯，那裡解釋出來，心中自是納悶，孔夫人道：「神仙的話，總是這般元妙的，且到這時自有應驗，你記好了，守著自己，以後再看罷。」於是又到墓上瞻仰一回，到隔壁蕭孝子祠中隨意驚喜。看碑記事跡，知孝子因母病亟，醫者說龍肝可治，孝子遍覓不得，忽悟己生肖屈龍，己肝即龍肝也。遂剖肝煎藥以進，藥上而孝子倒地，越兩日死，臨死，謂妻曰：「汝善事我母，母愈勿言吾死，可以他出告。」妻諾，孝子死，妻密殮之，置柩側室。母嘗藥後漸愈，不一月如常。忽見孝子棺，故問其媳，媳不復能隱，且泣且告。姑大痛，復病，遂死，媳亦殉。里人哀之，遂立祠祭之。惟孝子何時人，碑上字已模糊，晚香點頭歎息道：「孝得太過了，若割了股，何至於死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我看韓公子割肉，已大受創，何況這個肝呢？」說著龍吉來催，又看看時候，也不早了。孔夫人道：「我們回去吃飯罷。」遂命龍吉叫轎夫打上轎來，母女一同回去不題。

自是小姐終日看書習畫，光陰易過，已是歲闌。忽得京都賈倚玉的信，說少不更事，自取罪戾，夫復何憂，現在身伏囹圄，費用告竭。禁吏索需，屏侮難堪。某素乏至親，又少族黨，舊時朋輩，亦皆冷眼相看。可否請岳母代籌若干金寄至京師刑部街通順恒洋貨鋪轉交，不勝感激云云。孔夫人道：「他說這風涼話兒，我們母女二人，毫無進款，所帶之費，多至二年之量，當此歲暮天寒，尚須添些衣服。就是尚餘閒款，並無所進，也不是用不了的。將來用盡之後，何人可以濟急。我把個寶貝給他，本是要倚老的，他到反來倚我們起來，真是那裡說起？」到底小姐好心，雖不以倚玉為然，但急迫之時，不能坐視。就瞞了母親，寫了一封信，密密的偷寄了十兩銀子去不題。

到了除夕這日，就叫龍吉出去購了些魚肉雞蝦、素菜、水果、香燭、馬張等物，做了一個年祭祭祖宗。小姐常年到這日必定要焚幾炷香點兩枝燭，設幾碟蔬果，斟一杯清酒，祭祭詩的。這晚也沾了成例，祭禱一番。祭畢，母女二人對坐，點著一盞守歲燈，吃年夜飯。小姐酒量本來有限，這回倒喝了四五杯酒，母女吃畢，就收去。洗好了杯碟，再裝幾炷香，祭拜門神灶神。他汪家的規矩，除夕向來不寐的。於是孔夫人把箱裡的衣服檢幾件出來，又把新制的衣服也配配長短。所有簪環帽勒及小姐新做的繡烏也檢點檢點。小姐在外邊看了一回書，覺得羈影淒涼，愁懷萬疊，無事發洩，作感懷詩二律，寫了出來。詩云：

其一

天涯母女類偷生，身命鴻毛一葉輕。殘燭已隨更漏去，新愁難借酒杯平。

寸箋自疊梅花勝，萬戶爭傳爆竹聲。顧影自憐還自怨，年早辛苦誤多情。

其二

十七年華瞬息過，紅顏鏡裡悔蹉跎。好花風捲傷飄泊，薄命天生受折磨。

舊夢仙曹知己遠，新吟詩句斷腸多。明朝又是逢元日，雙影依然喚奈何。

寫畢重讀一遍，把那閨恨消釋了一半。遂把詩放在箱中，聽西院笑語之聲，或男或女或老或幼皆在那裡團聚飲酒。小姐只有母女二個，靜悄悄的，比較起來，又覺傷感。就看了一回《品花寶鑒》，又走到裡頭看母親做什麼呢。那母親在那裡檢點一百多兩銀子，好似少了幾兩，要尋戥子來平。小姐方欲稟明前回寄銀的緣故，忽聽西院人聲鼎沸，有哭叫的，有呼救的，龍吉急忙奔了進來說道：「不好了西院人家起火，已燒到東首一間了，你們快把東西搬出去。」說著便又奔去了。母女二人這個一嚇，真是雲中的霹靂。小姐是嚇得哭了，孔夫人道：「快莫哭，趁火勢未來搶東西要緊。」一句提醒了晚香，便到外邊急把書箱收拾，孔夫人便把東西衣服急急草草的亂疊在一個大箱裡，便叫晚香進來，兩個人抬了。又搶了一條被，放在箱上，亂亂的抬了便走。不顧得路的高低，東西輕重，力氣也不知道那裡的，兩人把這箱子搶了出去。那王奶奶已從夢裡驚醒，小衣也不及穿，披了一條被，蹲在那裡說道：「我在這裡看守東西，你們再去搶來，有三四個幫閒同龍吉幫他搶箱籠物件出來。晚香同母親再進去抬出一只書箱來，其時這火已燒到了晚香的臥屋。風又大，這火發呼呼的直撲射到屋裡去，但聽呼哭之聲，與救火搶水一切聲音，驚天沸地。外邊空地及街上有抬東西的，有取水的，有指揮的，有提燈的，有逃難的，有肩荷布囊素帳看熱鬧的，人數擠滿。空地上箱籠物件亂堆在那邊，另有差役地保正在那裡巡察督救，指揮彈壓。那火勢愈燒愈狂，孔夫人同小姐抬了一只衣箱，一只書箱出來。一看這銀子在那一只箱裡，匆忙之際，差搬了這一只。孔夫人就急急的去要想拖這只箱子，小姐不許說：「銀子燒不了的，再想法罷。」孔夫人那裡肯聽，奔到東面庭心，煙燄火星落在身上，屋中盡是火了。那裡還好進去，心裡終不肯捨，就冒火在窗中亂摸。摸著一只梳妝鏡盒，搶了就走。忽後面豁喇一聲，房子已塌了下來，遂奔到空地上。晚香正把這兩個箱疊一處，一條被折好放在箱上，見母親搶得鏡匣來，自是歡喜，也再不許他去了。王奶奶已是穿了一條男人的白單褲，披了一件棉袍，束了一條草繩。東西也搶出來了許多，但覺空場向西一帶，皆是物件。有老者一人，幼孩二人，已燒得焦頭爛額，奄奄欲死，又有婦女數人赤著體，把被頭蓋了，臥在草地上。真是踴躍萬狀，幸虧救火的人把王奶奶東首的一間房屋折斷了，方絕了大路，水龍又竭力在客寓門前噴水，方把這火救息。是役共焚燒房屋二十餘間累及了五六家。幸在歲底除夕，未睡的多，都來趕救。到了天明，燒過的火地上還是煙騰騰的迷人眼目。火味薰蒸，被難各家婦女均在火場上哭。孔夫人、晚香也哭了一回。

此時覺得餓了，買些糕餅吃了。一回又去東首找了一間土地祠的房屋，把東西先搬進去。攤了一個草鋪，就借逃難同居的一個鍋子糴了些米，煮幾碗粥，胡亂吃了。那王奶奶也搬了進來，就與孔夫人同住。過了一夜，母女真是憂愁哭泣，說不盡的傷心。揚州俗例，凡被火者，須三日後才能搬到人家去住。到正月初二，火場的火漸漸澆息。孔夫人僱了一個人在荒基上，從瓦灰堆中翻出這宗銀子，已是化成一餅。別的東西都沒了，那銀餅雜著磚灰並作一團，就去錢鋪中換洋元。經鋪中一平，只剩九十兩左右。孔夫人也沒法，都換了洋，又要了幾弔錢，回到祠中，再命人去在原處搜尋，又得了三四兩零零碎碎的，其餘總也找不到了。又把這碎銀換了錢，到第四日王奶奶已找了東面人家的房屋搬去，便向孔夫人道：「他家還有一間，後面一個小廂房，就在我住的西偏，我住在東首，兩間一廂房，庭心是公共的，你何不就租了他住下再說。」孔夫人點頭，命龍吉再找一個人，也就搬了去。只有大皮箱一只，書箱一只，鏡奩一只，母女兩個身體，其餘一並沒得。只得略略的買了些應用之物，母女起先同臥一只竹榻，王奶奶道：

「我家搶出來的小棕榻不少，沒得寄處。新的通通賣去了，剩兩只舊的還擱在土地祠庭心裡，也不過給人偷去，你們何不去取來，比這個竹榻適意，而且一人一張。你們若不好意思，就給我三四百錢，我也算賣給你了。還有一張金漆舊桌子，你也給我四百文，索性賣給你罷。孔夫人正合下懷，買了來倒尚合用。又去買了兩只骨牌杌，一只小靠凳，一條板凳，一張有繩子的舊半桌，兩頂半新舊的洋紗帳，兩條被，又替小姐做了一條新的被，兩條新單被，鍋碗刀鏟，日用各物，楚楚皆備。又做了幾件洋布衣服，祝融一

劫，再造人家。向來屋中物件，大半是借用的，刻下反要自辦，通算用了三十餘元，只剩九十餘元了。母女心中憂悶，這九十餘元用完了，女婿又是不好的，以後怎麼好度日呢？過了數日，正是元宵，大街上是籠燈馬燈異常熱鬧。母女只是悶悶的，那裡還想到尋樂的興致，小姐要想賣書，又怕弄出前年招婿的胡鬧來。於是一無計策，長愁短歎，後顧茫茫，不覺又是二月十二。正是花朝，小姐一早起來，梳洗畢，點了香燭，拜了花神，把紅紙剪了方勝如意各花樣，在庭心中貼在桃梅玫瑰各花樹枝上。忽有一個人進來，年約四十許，戴了白石頂，短衣行裝，後面跟了一個兵勇，是差官模樣，看見晚香，便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姓汪麼？」晚香不好便應轉問：「你來幹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要問一家姓汪的母女，此地可有這家？」晚香道：「這裡姓是姓汪，問怎的？」那人道：「可就是汪晚香小姐家中麼？」晚香道：「是的。」便叫母親出來，說道：「有人尋呢。」孔夫人便走了出來，這個人就叫一聲太太，屈膝請了一個安。孔夫人只得回了禮，請他坐了，自己也坐在一個杌上。晚香立在背後，兵勇立在門口。孔夫人問道：「貴官尊姓？到這裡貴幹？」那人笑嘻嘻的立了起來，孔夫人道：「休客氣，請坐了說。」那人又坐了，笑道：「在下姓蔣，從交南來。大營裡韓師爺托在下帶得一封銀信在此，特從南京問了來。」說道：「客房都燒去了，問了好幾個信，才知道在這裡。」就向兵勇身邊取出一包銀子，另外書信一封，統交給孔夫人收了。說道：「韓師爺說的，因他實在家累重。五十兩薪水一個月，不夠又不肯多要，又不肯得分外的銀子，所以幾個月只省得這幾十兩銀子，請姑娘收了先用，以後再說。要請寫一封回信的，交在下帶去。」母女聽了這話，收了銀這種感激，真是不可名狀。小姐就取了信，看信面上寫著「外湘平銀五十兩，著蔣差官送至揚州下街北首河上德隆客棧西隔院親交汪晚香小姐收。韓廢從交南大營寄。」小姐看了這番感激，真從丹田裡透出，由四肢透到外邊，落了幾點淚。一面走到房中，外邊孔夫人叫龍吉過來倒了茶，借了一支水煙袋請用煙，就與蔣差官談韓秋鶴的事，又要去買點心，蔣差官笑道：「方才已經吃了，太太勿拘，我們談談罷。」孔夫人道：「這位韓師爺實在是情義交擊，今人中的古人，我母女受他的惠也報不盡了。」蔣差官道：「他不但情義好，就是才學經濟品格皆是出人頭地的。他去年從鎮江動身，到江陰坐了兵船，運到交南。據說心口頭生了一個外症，病了二十餘天，到了大營，外症就好，結了疤。其時海盜正在猖狂，他就獻了計策，竟把海盜平了。經略要保舉他功名，他就力辭不受。說若必定要保舉我，就走了。經略不違他志趣，也再不題。因要加他薪水，他又不要。說但求仰事俯育足了，此外便無所望。經略再三要加，他總不肯。經略無如何，送他三千金，他反受了，並不推辭。豈知他別有用心，就將這款盡數賞了軍士。有人問他何故不要富貴呢？他說的極好，說替國家辦事，本來食毛踐土之輩，皆應該的。即使保舉，亦當看個機會。現今保舉之濫，無以復加。凡大員子弟，有勢力者，雖不出家門，不辦一事，往往廁名薦牘，叨竊頭銜。論其品則雞鳴狗盜聚賭宿娼也，論其學則刑名權算掌故茫然也。又有一等以逢迎而得保舉者，但知揣摩諂媚，苟合取容，昏暮乞憐，毫無風骨。視上司主人如神有，如師保，視屬下百姓如草芥，如小兒。問五洲萬國，不知方隅也。問歷算天文，不知度也。所善者，惟伺候迎接，奔走勞勞，不啻狗之嗜臭，蠅之逐腥。我非贅瘤，其能與之為伍乎？又云我非不要錢，因人與我者都非廉泉，現今經略不貪財賄，不喜剋扣，本分之外，絕不多求。固然是好，我就受他的錢也不要緊，然而此風一開，饋送者必當踵至。不受則招怨謗，受之則累清名。況且近日之官，豈能盡如經略？其所有的錢，或是剋扣軍餉的，或有暗受苞苴的，或有假慶壽鬻官爵的，此等貪吏，非但不是廉泉，實是強盜的毒藥。我要了他來，不怕火焚雷擊，男盜女娼麼？太太你想，天下別緻的人也多，終沒這個人的別緻。在下看這位韓師爺，人雖極好恐將來終不能得意的。」孔夫人道：「天道可信，作善降祥，此等人必有好日的。」蔣差官笑道：「在下因太太說起，故談談他的性情並非指他謬處，太太幸勿多疑。」說著晚香已把回信寫好，封固交給蔣差官，便同兵勇去了。孔夫人自是歡喜，將這銀子去藏好了，與女兒談論韓生，幾同一尊神佛的尊敬，卻又深悔不該把女兒輕許賈生。若給韓生就是做了一位如夫人，也勝於正室了。因問晚香道：「你怎樣回他？」晚香道：「不過說收到銀子，我母女萬分感激。但願你公事畢後，來此多聚幾日，我晚香是今生不能奉侍箕帚了，但願彼此珍重，必能上感天心，再圖聚首。就是我家被火的事，也同他說了，賈氏在獄亦略帶一句兒。」孔夫人道：「他的信怎樣說？你給我看看。我雖不知文理，也解得一兩句。」小姐遂將這封信交給母親，只見上寫著：

辱知侍生韓廢頓首致書於晚香女史之前曰，廢單門偃蹇。本同趙壹之貧，細族寒微，自恨王充之陋，守趙溫之法誠。難辟千人，讀劉向之奇書，空懷七略。每被蝦蟆之笑，敢為鸞鳳之鳴，負負頻呼，惺惺自惜。入世以後，囊無金貯，網慨珠遺，天鍾癡愛之情，心賤輕狂之習，青衫作客，難征卓女琴心。紅粉論詩，孰贈蘇家錦字，慨同心之已杳，復顧影而誰憐？長恨終理，妙緣已絕，不意半生遇澀。慧眼猶逢，七字詩成。解人可索，塵中蔽帚，幸承博士之珍，爨下焦桐，竟入中郎之聽，是以結腸根而宛轉，攜心版以纏綿。伏以女史文范班甄，情天施旦。詠新妝之句，號稱榮華，書大雅之吟，才逾衛鏢。乃零了孤苦，生無得所之天。悲苦流離，出有牽裾之母。浮萍一葉，飛絮三生。才媛紅豆之詞，貧女絲窗之線，乃更緣傷海燕。疾染河魚，膏騰一枕之春。香桃骨瘦，憔悴三更之月。豔季魂銷，廢感切同心，痛深見面，不惜膺中之肉，當呈海上之方，幸教玉質重完。金閨無恙，丹心點點，觀天地而能知，素願深深，祝鶯花之長壽，猶恐養萱有志。買粉無錢，縱教七寶能妝。未必寸心無慮，爰分薪水，為助花貲。勿厭寒酸，定承鑒察並祈賜覆。即交原升帶回，廢近來才略能施。東南頗洽，一俟籌邊局定，善後功成，即當歸歸南竹之鞭。泛維揚之棹，幾生修到。讀紅樓詠絮之詞，牛面窺來，慰白拾惜花之願。專修蕪紮，即請吟安臨穎不勝堯企。復信寄交南大營總文案處

正月二十八日

孔夫人笑道：「怎麼我一些也不懂。」晚香本來傷感，聽了母親的話，倒笑起來了，說道：「這是官場四六信呢。本來極深的，多用前人書上的典故，平常人解不出來的。現今官場中客氣信多用這個格式體裁，不過教起事來，總是累贅，說得不能十分明白，解得的自能體會，他信裡頭所說的意思，學問淺的人就不曉得說的什麼。其實知道了典故，就容易明白的。你不知道也難怪，我來解釋你聽。」遂一句一句的講出來，孔夫人笑道：「原來這個意思，為什麼用這些深奧字眼，只得你們讀書的人知道了。」晚香道：「這還是宋朝以後的四六呢。若是漢魏六朝的派致，再要難解釋來，你不曉得文選上句子。阿呀，可真是深十倍。就是本朝國初胡稚威及王仲瞿等古四六，非但難解釋，連句子都是讀不斷的。」孔夫人笑道：「什麼叫四六呢？」晚香笑道：「就是四個字一句，或是六個字一句，且也不定。有三字一句的，有五字一句的，有七字一句的，統名叫四六罷了。」孔夫人笑道：「你上年做的什麼海棠賦，年底做的什麼祭詩文，今年正月裡做的什麼慘絲吟詞序，就是四六嗎？」小姐道：「這有幾等，海棠賦雖算四六，卻是押韻的，平聲句接仄聲句，仄聲句接平聲句，這是做賦的體。若真是四六，就不押韻，句子承接處，要平接平，要仄接仄的，讀起來方為合調。但是名家中也有不講究這個道理，就是國初的陳其年，再不講究，我卻不喜歡他。吳穀人就好了，用一字鐘一字，意思極為新鮮。袁子才的四六，另有一般氣魄，我就學不來。惟洪亮吉的四六最好，也有通篇四個字一句的，也有幾句相連，末了一字用仄聲的。但警煉非常，純是六朝神韻。」孔夫人道：「何以謂之六朝？」小姐道：「秦始皇以後，謂之漢朝，曹操的兒子做了皇帝，被司馬懿的兒子奪了天下，謂之魏朝，這就叫漢魏。漢魏後，天下大亂，各人得各地，各做皇帝，如晉南宋南齊南梁南陳北魏北齊北周謂之六朝。其中雖有七朝，因南齊北齊同算一齊，故只算一個。其時做的文章謂之六朝。」孔夫人又道：「漢魏六朝有幾個皇帝呢？還是一姓分出來的呢？」小姐笑道：「這一句說話是幾天也講不了，等我以後有空了，慢慢的講你聽。」王奶奶過來，問方才差官的事，孔夫人半露半瞞的向他說了。王奶奶信以為真，也不細細追究，坐了一回就去。自此母女得了這五十兩，心中稍寬，就勤勤儉儉的過起日子來。豈知又來了一件極苦事情，試看下文，便知作者並非說謊也。

此書共計五十六章，所重者晚香一人，而此章與下章寫晚香遭際霜鬢雪虐，可謂窮矣。以無上之品而被逼如此，真欲獻出韓公子贈銀，以表知心之雅。且欲使晚香曲折受辱隱跡勾欄，而後管領群芳，可與眾花相聚在一處，而諸公子方得相逢。故此兩章為最大關鍵，即晚香平生遇合亦於籤語問卜之。

